

英美文学经典丛书

English & American Classics

大学生必读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ainting of a young woman, Tess, sitting outdoors. She is wearing a dark dress with a white collar and a red headscarf. She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viewer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painting is set against a dark, wooded background.

德伯家的苔丝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Thomas Hardy

青岛出版社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德伯家的苔丝

Thoams Hardy

顾 问 方 平

主 编 孔庆华

徐晓健

注 释 王 静

青 岛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伯家的苔丝/(英)哈代(Hardy,T.)著;王静注释.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5.1

ISBN 7-5436-3290-X

I. 德... II. ①哈... ②王... III. 英语-语言读物, 小说 IV. 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3046 号

书 名 德伯家的苔丝

著 者 Thomas Hardy

注 释 王 静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40228

责任编辑 曹永毅 **E-mail:** cyyx2001@sohu.com

装帧设计 张小玉

照 排 青岛正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787mm×960mm)

印 张 13.125

字 数 570 千

书 号 ISBN 7-5436-3290-X

定 价 19.50 元

盗版举报电话 (0532)581492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承印公司调换。

地址:胶南市珠山路120号 电话:0532-8183519 邮编:266400)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英语教育

序 言

一个民族由于文学的产生,语言的色彩因而更丰富,语言的表现力更生动了。在文学的民族宝库中蕴藏着民族语言的精华。在不同的人生场合,我们有所感悟、有所感慨时,往往会感激古人,把我们想倾吐而又不知该怎么说的,表达得那么贴切、精辟,如同自己的肺腑之言。例如:“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甚至不曾意识到我们的日常谈吐中已融入了代代相传、都有来历的语言,而且多不胜数,像“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人言可畏”(《诗·郑风·将仲子》),“战战兢兢”(《诗·小雅·小旻》),“勾心斗角”(《阿房宫赋》),“三思而行”(《论语·公冶长》)等等。孔子自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我们借以表达人已进入某一阶段时,就说“而立之年”、“不惑之年”、“知命之年”。

英美文学中的佳句、警句,同样显示出进入日常语言的亲和力。例如:美国期刊《时代》(*Time*, 2002, 12, 23)发表专文推荐可能为奥斯卡年度最佳外语片的《对她说》(*Talk to Her*),文章标题脱胎于《第十二夜》开头第一句“If music be the food of love, play on”,作者巧妙地把它改为“If Conversation Be the Food of Love, Talk On”(“如果谈

话是爱情的食粮,谈下去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相邱吉尔访美,呼吁大力援助战争物资,引用了狄更斯笔下的孤儿奥列佛·退斯特,在儿童收容所中饥饿难忍,端起一只空碗,向掌勺的人发出的那一声迫切的呼吁:“Give me more!”(再添一些吧!)借助于这文学背景,在座的议员们为之动容,演讲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明白了一个民族的语言精华蕴藏在他们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也就可以理解我们编写这套“英美文学经典丛书”的宗旨所在了。因为对于广大英语学习者来说,掌握了基本词汇量,攻克了语法等难点,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又有志于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英语修养,从而对于英语能有更深入、更亲切的认知,那么广泛阅读,尤其是有选择的精读优秀的英美文学,可说是不二法门了。

方平



导 读

—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 - 1928)是英国19世纪末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他于1840年6月2日出生在英国南部多塞特郡的一个叫上博克汉普屯的乡村里。哈代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他的著名的“威塞克斯小说”就是以这一地区为背景斧就的。这是一片封闭落后的土地,哈代出生时这里尚处在宗法式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人们的头脑中弥漫着浓厚的宿命论观念。

哈代的父亲在当地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建筑师,母亲也博学多才。所以尽管哈代因体弱多病未能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但母亲在家里给了他良好的教育,使他终身受益。作为建筑师的儿子,哈代遵从父愿,16岁时开始学建筑。1856至1861年,他曾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22岁又赴伦敦从事建筑业。然而,哈代觉得自己对建筑业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对文学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1869年,哈代结束了建筑师生涯,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在霍拉斯·莫尔的影响下,哈代接触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一理论对哈代产生了重大影响。1859年,他还撰写了《关于物种起源》这部著作,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的“社会向善论”哲学思想的形成也基于此学说的影响。1874年,哈代和埃玛·拉维尼娃·吉福德结婚。在多切思特东南一英里处的艾灵顿大道,哈代亲自设计并建造了一所住宅——马克斯门,这是一座维多利亚风

格的红砖建筑,有一片茂密的森林和绿草如茵的花园,极具哈代小说的田园风味。哈代于1885年搬进这座住宅,一直住到1928年去世。

哈代一生共创作了15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8卷诗歌及2部诗剧。就小说创作的主题来说,哈代自己将它们分为三组。第一组为“性格与环境小说”,作品包括《绿荫下》、《远离尘嚣》、《还乡》、《卡斯特桥市长》、《林中人》、《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等;第二组为“浪漫与幻想小说”,包括《一双蓝眼睛》、《号兵长》、《塔上的两个人》、《心爱的人》以及《一群贵妇人》;第三组被哈代统称为“爱情阴谋故事”,主要有三部作品——《非常手段》、《埃塞尔伯特的婚姻》和《一个冷漠的女人》。哈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主要体现在第一组作品中。这些作品以优秀的艺术形象记述了19世纪英国南部农村宗法制社会毁灭的历史,表现了英国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哈代将这部盛衰史主要浓缩在威塞克斯,以此为背景描述了工业革命如何逐渐渗入到这块宁静的牧歌式田园环境,摧毁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及农民对这种巨变的茫然与无所适从。

二

《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最为流行的一部小说。这部以《一个纯洁女人的故事》为副标题的小说讲述了一位美丽的农家少女苔丝因追求美好的未来而招致悲剧的故事。小说的开始是苔丝的父亲杰克·德比菲尔德偶然得知自己是已经败落的德伯维尔家的后裔,非常得意,当晚便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晨,苔丝只好替父亲赶马车送蜂箱上市。途中苔丝因困倦不幸将马车驶入逆行道,迎面而来的邮车将全家赖以生存的老马撞死了。迫于家境及愧疚的心理,苔丝到富有的德伯菲尔德家认亲求助。德伯菲尔德家的少爷艾力克是个纨绔子弟,对苔丝的美

貌垂涎三尺。在一个黑夜,他夺去了她的贞操。苔丝认为自己永远也不可能爱上这个花花公子,便愤然离开了艾力克。失身后的苔丝回到家中不久生下一个孩子,但孩子很快就夭折了。苔丝整日闭门不出,忍受着人们的风言风语。两年以后,走出阴霾的苔丝怀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决定离家谋生。她到塔尔波塞农场当了一名挤奶工。在那里,她爱上了在农场学习农活及经营管理的牧师的儿子安琪儿·克莱尔。安琪儿看到美丽清纯的苔丝,也深深地堕入情网,不久就向她求婚。苔丝心里很矛盾。她因为自己的过去而不敢接受安琪儿的求婚。后来终因安琪儿的苦苦追求和自己对他的感情而答应了他结婚。婚礼前夕苔丝不顾母亲的劝告,决定告诉安琪儿自己的过去,但由于偶然的原因未能如愿,于是便决定婚后向其坦露。新婚之夜,两人互相坦白,安琪儿告诉苔丝自己曾经一度寻花问柳,请求她宽恕,苔丝原谅了安琪儿的过去。但当她倾吐了久积心头的顾虑后,却没有得到安琪儿的谅解。他冷酷地离她而远去巴西。孤苦无助的苔丝只好再次回到一贫如洗的父母家。苔丝把安琪儿留给她的钱大部分用来接济贫困的父母,自己则外出做农活谋生。万般无奈之下,苔丝欲到安琪儿父母家寻求帮助,但出于强烈的自尊,最终放弃了。在回来的路上,她惊讶地发现艾力克居然做了牧师。几天以后,艾力克终于撕下伪装,死死缠住苔丝,要她重新回到他身边。就在这时,苔丝的父亲去世了,全家被人从房子里赶了出来。生活的艰难使苔丝不得已只能接受艾力克的帮助。作为条件,苔丝又回到艾力克的身边,成了他的情妇。与此同时,安琪儿到巴西后不久就病倒了,一年多后辗转返回了英国。经过此番磨难和思考,安琪儿开始意识到自己对苔丝的过去过于苛刻及偏激。怀着内疚和自责的心理,安琪儿开始四处寻找苔丝。然而他回来得太迟了。当他知道苔丝已与艾力克在一起时,他痛苦而沮丧地离苔丝而去。深爱安琪儿的苔丝将仇恨集中到艾力克身上,于

是将其杀死，回到了安琪儿身边。两人一起在出逃中过了几天幸福的生活。最后，苔丝在祭坛石上被逮捕，并判处绞刑。临刑前，苔丝请求安琪儿照顾她的妹妹。

三

《苔丝》是一本写农村和农民的小说，就其题材而论，在19世纪末期是极其独特的。这部作品问世以来，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主要是因为哈代成功地塑造了苔丝这一悲剧形象。发生在苔丝身上的悲剧是由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因素造成的。

苔丝的家庭在当时属于农村不受欢迎的岌岌可危的阶层。哈代在1883年《多塞特郡的劳动者》一文中曾分析了农村的基本结构。苔丝的父亲属于由木、石、铁匠及小商贩构成的阶层。这个阶层不愿接受农场主的制约，因此很不受农场主的欢迎。为了一统天下，农场主千方百计要把他们排挤出去。方式之一就是等他们租赁的房地到期，便不再续租。苔丝家的房屋土地租期是到她父亲去世为止的，所以小说在开始部分就提到苔丝父亲的心脏病。哈代其实已经预示了笼罩在这个家庭上方的不祥之兆。苔丝的父亲虚荣愚昧、好酒贪杯，母亲则庸俗浅薄、十分虚荣。沉重的负担随时都可能落在排行老大的苔丝头上，这一切已昭示着她未来的命运。悲剧的开始是这个家庭赖以生存的老马的死亡。而后是苔丝为家庭生计忍辱认亲，被贪恋美貌的艾力克奸污，孩子的降生更给无辜的苔丝带来了无以复加的精神压力。这一切是摧毁本该属于她的幸福生活的开始。父亲的去世将走投无路的苔丝又一次推向了无赖艾力克，命运再次捉弄了她。她那郁积已久的愤怒的爆发将她的人生悲剧推向了峰巅。她痛痛快快地刺死了那个“把她的生命撕成碎片”的人。毁坏苔丝幸福的人死了，可她毕竟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苔丝是因过早地承担起家庭重担而一再遭到厄运的。她的纯洁、勇于自我牺牲的性格给她带来的不是好运，而是灾难。

离开家庭再看看苔丝生存的社会环境。哈代把苔丝的悲剧同社会联系在一起,描述了一幕社会悲剧。他感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恶化,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本质是导致苔丝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哈代在小说中表现了苔丝很多优秀的品质,但他却只选用了——个词来概括她的“纯洁”,正如小说的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所示。在苔丝身上我们看到的始终是拥有纯洁本性的她在邪恶与虚伪的环境中苦苦挣扎。其实从根本上《德伯家的苔丝》叙述的就是社会如何把——个单纯、质朴、美丽的姑娘逼得走投无路、最终杀人的故事。哈代用“纯洁”这个词向传统的贞操观念提出了挑战,从而揭露了男性中心绝对化的贞操观的不公平及其造成的伤害。苔丝的最终屈服是对安琪儿的绝望和家庭的——重压力所造成的。然而最具悲剧反讽意味的是逼她向魔鬼就范的正是她的天使安琪儿。苔丝从他那儿受到的打击及产生的绝望并不亚于艾力克给她造成的不幸。安琪儿虽然似乎也对社会习俗和礼仪表示冷淡,他能克服中产阶级的优越感,与奶场的工人们打成——片并欣赏他们的性格和才能,但是最终没有摆脱世俗观念的桎梏。正如哈代——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具有善良意图的先进青年……仍然是个习俗和传统的奴隶。”事实上,安琪儿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哈代通过——个人物向读者展示了一——定时代——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顽固地窒息和污染着人们的心灵。等到这个所谓的先进青年明白过来,一切都无法挽救了。苔丝用生命为这个悲剧划了——个句号。

苔丝形象的可贵之处主要在于她敢于向压迫她的势力进行挑战。然而在强大的社会势力面前,她的反抗无济于事并不可避免地带来悲剧。她的悲剧命运似乎是个人的,但实际上它象征着19世纪末期英国农民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具有社会文献的特点”。

哈代在小说中表现了许多超自然的因素。暗示、巧合、偶然等也是哈代常用的手法。哈代认为,宇宙间存在

着一种冷漠、无情、不知善恶的“内在意志”，它主宰大自然，统治人的命运，其表现形式为巧合和偶然事件等。这些超自然的因素往往会给读者带来某些联想。比如苔丝在小说中出现的时候，头上就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苔丝举行完婚礼回到奶场时那“主凶”的午后鸡叫；新婚之夜守在新房门口那两幅狰狞的德伯维尔家妇女的画像。种种超自然的因素都围绕着苔丝陆续在小说中出现，直到宣告她死亡的黑旗的升起。哈代用埃斯库罗斯的话总结了这一切：“那众神之首结束了他跟苔丝玩的游戏。”这种超自然的有宿命意义的东西在哈代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它们对烘托气氛，渲染色彩，刻画人物，加深主题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哈代通过对造成悲剧的庸俗的社会价值观的揭示以及自然主义等写作手法的运用使《德伯家的苔丝》自问世以来一直深深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哈代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作家。他的观念和创作表明他是一位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叙事完整，结构严谨，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代表着19世纪后期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境界。除此之外，哈代已经开始在作品中关心人物的内心活动及其精神生活，并将它们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说，哈代的创作也反映了20世纪初小说由传统的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革新的转变。

王静

目 录

序言	(1)
导读	(3)
PHASE THE FIRST	(1)
CHAPTER 1	(1)
CHAPTER 2	(7)
CHAPTER 3	(14)
CHAPTER 4	(21)
CHAPTER 5	(32)
CHAPTER 6	(41)
CHAPTER 7	(46)
CHAPTER 8	(50)
CHAPTER 9	(55)
CHAPTER 10	(61)
CHAPTER 11	(70)
PHASE THE SECOND	(76)
CHAPTER 12	(76)
CHAPTER 13	(84)
CHAPTER 14	(87)
CHAPTER 15	(100)
PHASE THE THIRD	(104)
CHAPTER 16	(104)

CHAPTER 17	(109)
CHAPTER 18	(117)
CHAPTER 19	(124)
CHAPTER 20	(132)
CHAPTER 21	(136)
CHAPTER 22	(142)
CHAPTER 23	(145)
CHAPTER 24	(152)
PHASE THE FOURTH	(157)
CHAPTER 25	(157)
CHAPTER 26	(166)
CHAPTER 27	(173)
CHAPTER 28	(179)
CHAPTER 29	(184)
CHAPTER 30	(189)
CHAPTER 31	(196)
CHAPTER 32	(206)
CHAPTER 33	(212)
CHAPTER 34	(222)
CHAPTER 35	(233)
CHAPTER 36	(242)
CHAPTER 37	(253)
CHAPTER 38	(261)
CHAPTER 39	(265)
CHAPTER 40	(272)
CHAPTER 41	(279)
CHAPTER 42	(286)

CHAPTER 43	(291)
CHAPTER 44	(301)
PHASE THE SIXTH	(311)
CHAPTER 45	(311)
CHAPTER 46	(320)
CHAPTER 47	(331)
CHAPTER 48	(339)
CHAPTER 49	(345)
CHAPTER 50	(352)
CHAPTER 51	(359)
CHAPTER 52	(366)
PHASE THE SIXTH	(375)
CHAPTER 53	(375)
CHAPTER 54	(380)
CHAPTER 55	(384)
CHAPTER 56	(388)
CHAPTER 57	(392)
CHAPTER 58	(398)
CHAPTER 59	(405)

PHASE THE FIRST

THE MAIDEN

CHAPTER 1

On an evening in the latter part of May a middle-aged man was walking homeward from Shaston to the village of Marlott, in the adjoining^① Vale of Blakemore or Blackmoor. The pair of legs that carried him were rickety, and there was a bias in his gait which inclined him somewhat to the left of a straight line^②. He occasionally gave a smart nod, as if in confirmation of some opinion, though he was not thinking of anything in particular. An empty egg-basket was slung upon his arm, the nap of his hat was ruffled^③, a patch being quite worn away at its brim where his thumb came in taking it off. Presently he was met by an elderly parson astride^④ on a gray mare, who, as he rode, hummed a wandering tune^⑤.

"Good night t'ee^⑥," said the man with the basket.

"Good night, Sir John," said the parson.

The pedestrian, after another pace or two, halted, and turned round.

"Now, sir, begging your pardon; we met last market-day on this road about this time, and I zaid 'Good-night', and you made reply '*Good night, Sir John*', as now."

"I did," said the parson.

"And once before that—near a month ago."

"I may have."

"Then what might your meaning be in calling me 'Sir John' these

① adjoining: 附近的, 临近的 ② The pair of legs... a straight line: 他走路时双腿摇摇晃晃的, 走路的姿态不能保持一条直线, 老是朝左边歪着。

③ the nap of his hat was ruffled: 帽子的绒毛乱了 ④ astride: 横跨, 跨骑

⑤ hummed a wandering tune: 信口由腔地哼着小曲 ⑥ t'ee: to you, 书中使用了不少韦塞克斯方言和按方言读音拼写之词。对于后者, 读者一般只需读出声来, 便往往能知其意。

different times, when I be plain Jack Durbeyfield^①, the haggler^②?"

The parson rode a step or two nearer.

"It was only my whim," he said; and, after a moment's hesitation: "It was on account of a discovery I made some little time ago, whilst I was hunting up pedigrees for the new county history^③. I am Parson Tringham, the antiquary^④, of Stagfoot Lane. Don't you really know, Durbeyfield, that you are the line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ancient and knightly family of the D'Urbervilles^⑤, who derive their descent from Sir Pagan D'Urberville, that renowned knight who came from Normandy with William the Conqueror^⑥, as appears by Battle Abbey Roll^⑦?"

"Never heard it before, sir!"

"Well it's true. Throw up your chin a moment, so that I may catch the profile of your face better. Yes, that's the D'Urberville nose and chin—a little debased^⑧. Your ancestor was one of the twelve knights who assisted the Lord of Estremavilla in Normandy in his conquest of Glamorganshire. Branches of your family held manors over all this part of England; their names appear in the Pipe Rolls^⑨ in the time of King Stephen^⑩. In the reign of King John^⑪ one of them was rich enough to give a manor to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⑫; and in Edward the Second^⑬'s time your forefather Brian was summoned to Westminster to attend the great Council there. You declined a little in Oliver Cromwell^⑭'s time,

① Jack Durbeyfield: 杰克·德伯菲尔德, 杰克是约翰的昵称。杰克·德伯菲尔德正名应是约翰·德伯菲尔德, 所以牧师称他为约翰爵士。② haggler: 小贩

③ hunting up pedigrees for the new county history: 为编写新郡志查考家谱

④ antiquary: 古物专家 ⑤ the line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D'Urbervilles: 古老的德伯维尔骑士家族的嫡系子孙。请注意骑士家族姓德伯维尔, 而小贩姓杜伯菲尔德。前者是法语, 后者是前者英语化的形式。前者带贵族味, 后者则没有。⑥ William the conqueror: 公元 1066 年法国国王征服者威廉跨越英吉利海峡征服了英格兰, 开始了法国人在英格兰诸岛的统治, 史称“诺尔曼征服”。⑦ as appears by Battle Abbey Roll: Battle Abbey 为征服者威廉所建之大教堂, John 意指他祖先名字写在该教堂的档案名册上, 从而显示家族之显赫与历史之悠久。⑧ a little debased: 少了几分庄严 ⑨ Pipe Rolls: 派普名册, 英国财政部档案, 包括郡长等的账目, 称作“pipes” ⑩ King Stephen: 斯蒂芬王(1100?—1154) 英国国王, 征服者威廉的孙子。在位期间为 1135—1154。⑪ King John: (1167?—1216) 英国国王, 在位期间为 1199—1216。⑫ Knights Hospitallers: 救护骑士团, 中世纪一个宗教军事团体, 以救助伤病病人及穷人为宗旨。⑬ Edward the Second: 爱德华二世(1284—1327), 英国国王, 在位期间为 1307—1327。⑭ Oliver Cromwell: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 英国 1640 年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 曾任当时的英吉利共和国的护国主(1653—1658)。

but to no serious extent, and in Charles the Second^①'s reign you were made Knights of the Royal Oak^② for your loyalty. Aye, there have been generations of Sir Johns^③ among you, and if knighthood were hereditary, like a baronetcy, as it practically was in old times, when men were knighted from father to son, you would be Sir John now."

"Ye don't say so!"

"In short," concluded the parson, decisively smacking his leg with his switch, "there's hardly such another family in England."

"Daze my eyes, and isn't there?" said Durbeyfield. "And here have I been knocking about, year after year, from pillar to post^④, as if I was no more than the commonest feller^⑤ in the parish. . . And how long hev^⑥ this news about me been knowed^⑦, Pa'son Tringham?"

The clergyman explained that, as far as he was aware, it had quite died out of knowledge^⑧, and could hardly be said to be known at all. His own investigations had begun on a day in the preceding spring when, having been engaged in tracing the vicissitudes^⑨ of the D'Urberville family, he had observed Durbeyfield's name on his wagon, and had thereupon been led to make inquiries about his father and grandfather till he had no doubt on the subject.

"At first I resolved not to disturb you with such a useless piece of information," said he. "However, our impulses are too strong for our judgment sometimes^⑩. I thought you might perhaps know something of it all the while."

"Well, I have heard once or twice, 'tis true, that my family had seen better days afore they came to Blackmoor. But I took no notice o't^⑪, thinking it to mean that we had once kept two horses where we now keep only one. I've got a wold silver spoon, and a wold graven seal at home, too; but, Lord, what's a spoon and seal? . . . And to think that I and these noble D'Urbervilles were one flesh all the time." 'Twas said

① Charles the Second: 查理二世(1630—1685), 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国王, 在位期间为1660—1685, 是在革命中被处死的英王查理一世的儿子。② Knights of the Royal Oak: 御橡骑士, 查理二世在复辟前曾在波斯柯贝尔的一棵橡树下避过难。他复辟后即封此树为“御橡”, 并把“御橡骑士”称号赐给他困难时忠心于他的人。③ Sir Johns: 英俗, 爵士称号与名或姓名连用。故约翰·德伯菲尔尔德或称约翰爵士, 或称约翰·德伯菲尔尔德爵士。在同一家族的世系里可能有好多辈人都以约翰作名字, 因此可能有许许多个约翰爵士。④ from pillar to post: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走投无路 ⑤ feller: (方) 伙计, 伙伴 ⑥ hev: (方) have ⑦ knowed: (方) known ⑧ it had quite died out of knowledge: 这事早被人忘光了 ⑨ vicissitude: 兴衰 ⑩ our impulses are too strong for our judgment sometimes: 人的冲动有时是理智所难以控制的。

⑪ took no notice o't: took no notice of it, 没有在意